

EGUO GUDIAN WENXUE CONGSHU

BAI YE

白 夜

俄国古典文学丛书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EGUO GUDIAN WENXUE CONGSHU

BAI YE

白 夜

俄国古典文学丛书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荣如德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БЕЛЫЕ НОЧИ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年版本译出

白 夜

〔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荣如德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8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百科排版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28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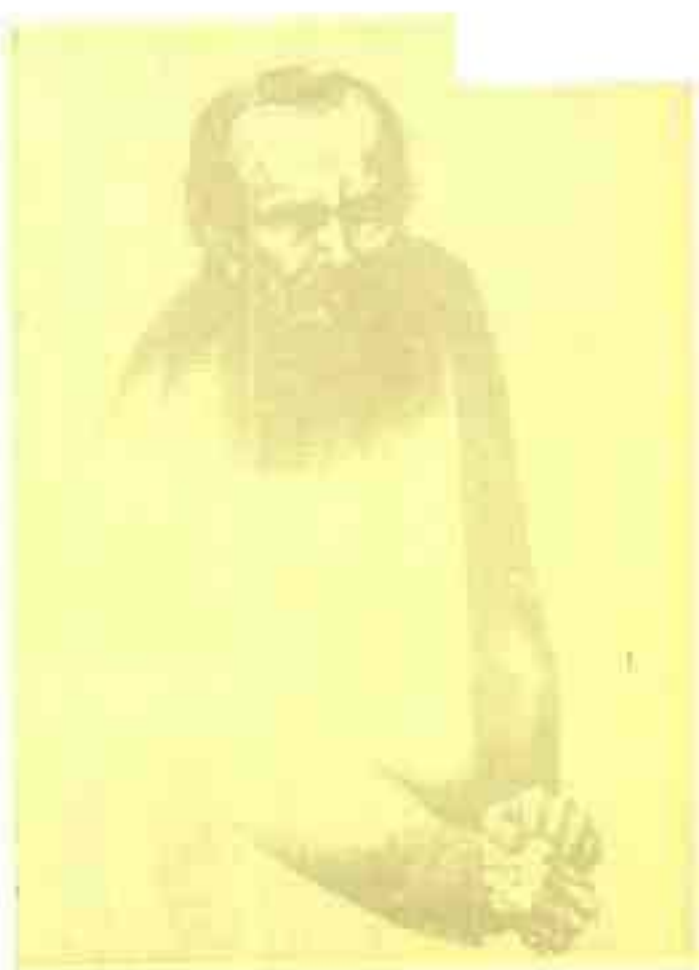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901—4,300 册

ISBN7-5327-1216-8/I·710

平装定价：9.1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查·美·富·亞·耶·光·洪·基·像

译 本 序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当今最受外国作家推崇的十九世纪俄国作家。一些现代派的文学家常常奉他为老师，认为自己的作品所以写成这种样子，正是受他的影响。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他的全部创作实际来说，彻头彻尾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现代派文学是否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倾向的继承者，这个课题倒可以作为当今比较文学中值得研究的项目。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选本里所选的《穷人》、《白夜》和《赌徒》至少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写了好几部长篇巨作，像《被侮辱与损害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他还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功力写了不少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的中篇。除了这里所选的三篇，其他，如《涅朵奇卡》、《小英雄》、《叔叔的梦》、《斯杰潘契科沃村》（中译更名为《庄院风波》）等，也都是感人至深的作品。他的中篇小说内涵丰富，人物性格突出，小说结构多样……固不仅限于让我们作艺术上的欣赏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新历）生于莫斯科。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是个医官，又是图拉省的

地主。由于他残酷对待农奴，在未来作家十八岁时，被农奴殴打致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里接受初等教育，一八三四年他和哥哥一起进入莫斯科一家私人学校，四年后考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曾在工程制图部门工作。但他的志趣并不在工程制图，一年后他就辞职专门从事写作。

《穷人》是他的第一部小说，首先读到这篇手稿的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和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十分赞赏这部作品。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和他们这个文学团体比较接近。但这种接近不过一年左右，这三位作家之间思想上就出现分歧。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所发表的几个中篇小说，如《孪生兄弟》（一译《两重人格》）等评价就大不如《穷人》。

一八四七年左右，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受到傅立叶思想的影响，向往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而且还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到了一八四九年四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该小组其他成员就遭到沙皇宪兵的逮捕。最初，沙皇当局判处他死刑，但临刑前，沙皇当局又把死刑改为四年苦役劳动，期满后让他再去当兵。他先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服苦役，一八五四年被送到谢米巴拉金斯克当列兵。苦役和军营生活使得他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沉重的折磨，尤其是：促使他原来的癫痫病有所发展；当然，另一方面也让他看到俄国农奴制社会的悲惨黑暗的底层，使他大大扩展了视野，为后来继续文学写作积累了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兵期间，就已经重新获得阅读和写作的权利。后来，由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去世，他的军事工程学院一个同事的帮助，使他得以恢复贵族

的身份,同时获准可以开始发表作品。一八五九年八月,他被批准回到特维尔,同年十二月,又准他返回彼得堡。

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叔叔的梦》(1859)、《斯杰潘契科沃村》(1859)、《被侮辱与损害的》(1861)、《死屋手记》(1861)。
《死屋手记》就是作者在苦役劳动时期,周围种种凄惨景象的真实纪录。《死屋手记》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应。屠格涅夫把它看作是但丁《神曲》中的《地狱篇》;赫尔岑则说它可以同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相媲美。但是西伯利亚的流放与苦役劳动毕竟对作家起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使他的悲观思想得到发展,不相信革命民主派的革命理论能够实现。因此,他返回彼得堡后,比较接近斯拉夫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针对革命民主派的观点,提倡要尊重俄罗斯民众固有道德观点与正教信仰的“根基论”。他认为,要解决俄国社会生活的矛盾,不能采用西欧的方式,而应该在保持沙皇政权和正教教会的前提下,实行贵族与民众的和解。

一八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访问了德国、北意大利和法国,还到过英国,在伦敦他曾和赫尔岑见过面。他所写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就记述了这次旅游所得到的印象。一八六四年,他在和哥哥合办的《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地下室手记》,这篇也是以描写小人物的命运的中篇,在思想境界上较之《穷人》倒退了许多,曾受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批评。一八六五年,他再度出国。一八六六年,他在《俄罗斯导报》杂志上开始发表《罪与罚》。他在写作这部长篇小说期间,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又插写了一部小说即《赌徒》。他为了如期完成这部插写的小说,特地请了斯尼特金娜担任速记员。一八六七年二

月他和斯尼特金娜结婚。婚后，他同妻子又一次出国，到了德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和捷克。在这期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白痴》以及中篇《永久的丈夫》。接着他还着手写作另一个长篇小说《群魔》。《群魔》这部小说包括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内容，一八七一年有个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杀害了他的同伴，因为他不同意他们采取恐怖手段。小说就以此为题，描写了一小撮以毁灭整个社会为代价来造成“革命”形势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活动。高尔基曾经指出它是“一部最有才华同时又是无数企图诽谤七十年代革命运动的尝试中的最凶恶的一种”。但是尽管这样，这部小说还是刻划了当时俄国社会不少发人深省的社会现象和人物心理。

《群魔》的出版，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梅谢尔斯基公爵等上层反动代表人物；接着他还担任帝制派杂志《公民》的主编。一八七三年他在这本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作家日记》。但是另一方面，他仍旧同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进步作家保持来往，他在一八七五年所写的长篇小说《少年》就没有交给帝制派杂志，而是让涅克拉索夫等主编的《祖国纪事》发表。他还写过几篇回忆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的文章。这说明俄国革命民主派当时对他仍有相当的影响。

一八七九至一八八〇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他本来还打算写这部小说的第二部，但在一八八一年二月，他就因病去世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篇作品《穷人》一经问世，就引起俄国文坛的重视。俄国文学描写范围本来主要集中在地主贵

族庄园的围墙之内,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突破了这个局限,把笔锋扩大到破败公寓里的斗室,扩大到在那里居住的穷大学生、穷公务员、孤女寡妇身上。在俄国文学史上,把这些人称为“小人物”。他们大抵是中等阶级的子弟,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他们在无情的竞争中家道中落了,不得不跻身到各大城市谋生。然而,由于这些人本性善良,不善吹拍钻营,尽管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勤奋工作,也总是无法讨好,反而受到强者、捷足先登者的更大的欺压与排挤,终于落到最低层。《穷人》中的主人公马卡尔·杰武什金,正就是这样的典型。

马卡尔·杰武什金的命运和果戈理《外套》中那个阿卡奇·阿卡奇耶维奇的命运十分相似。他们都是沙皇衙门里的小官吏。他们都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又没有有权有势的靠山,在衙门里只能抄抄写写,凭字体端正、工作卖力挣钱,但是薪水十分菲薄,常常弄得他们衣食不周。阿卡奇·阿卡奇耶维奇靠上司的奖赏和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做了一件新外套,刚穿上第一天,就被劫贼剥去了。他想请求一个新上司出公文帮他寻回外套,却遭到新上司一顿申斥,最后被吓出病来而一命呜呼。

马卡尔·杰武什金要比阿卡奇更穷,他几乎是一直披着槛楼,穿着破鞋过日子。

果戈理的《外套》显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穷人》起过影响,小说《穷人》里就提到过《外套》这部作品,杰武什金还对这部小说发表过一通离经叛道的议论。但是,虽然如此,《穷人》决不是《外套》的模仿,而是作者自己从他生活经验中,从他所接触到的贫病交迫的小官员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像果戈理一样,出于一种作家的真诚,他对小说的主人公充满着深厚的怜悯与同情。而且,不仅是怜悯与同情,作者在不偏不倚地、忠实地描写他们的外部活动的同时,还更深入一层地把他们灵魂里的东西也挖了出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写和刻画里,读者可以看到:这些被称为“小人物”的人们,他们所以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甚而至于浑浑噩噩、麻木不仁,这决不是他们生性如此,而是受到环境——人为环境压迫的结果。本来他们一生下来,就应该享受到与别人同样的权利。他们不仅有物质上的要求,还有感情上、道德上的要求。只因为受到人为环境的重重压抑,这些所谓“小人物”的自然要求,就好像埋在极其深厚的灰堆和渣滓堆里的火焰一样,很难为人所见。但是,虽然如此,在一定的场合,他们身上人性的闪光仍旧会突然透过厚厚的灰堆而显露出来。

就以上这一点来说,马卡尔·杰武什金好像要比阿卡奇·阿卡奇耶维奇保持了比较多的感情与道德上的要求。杰武什金同阿卡奇一样,在物质上深受压抑,但是阿卡奇·阿卡奇耶维奇已经到了老僧入定、与世无争的境界。他对社会大环境对他的压迫已经并不感到什么屈辱,甚至还认为理当如此。如果不是遭逢强盗剥他的猪猡,他一定能够活到无疾而终的天年。然而马卡尔·杰武什金则还不是那么完全驯顺。除了物质生活之外,他还有其他要求,他还有不满,还有牢骚,他的灵魂里还有骚动,甚而至于他的身上还有爱情之火。

从表面上逆来顺受的杰武什金的灵魂里挖掘到爱情的火焰,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文学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没有采取常见的第三人称形式，而是采用了书简体，由杰武什金与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芙娜的通信往来交叉地敷叙故事的发展。这种表达形式十分有利于故事的当事人直接向读者陈诉各自的遭遇与感慨。孤女瓦尔瓦拉的痛苦遭遇引发了杰武什金灵魂深处的激情，他以全力保护瓦尔瓦拉不受坏人的侮辱与欺压为己任。他身上的一切美好品质都因他热爱瓦尔瓦拉而调动了起来。尽管杰武什金自己衣食不周，他住不起房租带伙食需要三十五纸卢布的房子，而只能住二十四个半卢布的房子。然而他还是千方百计，省吃俭用，挤出几个卢布，几个戈比去帮助瓦尔瓦拉。他对瓦尔瓦拉的感情并不是建立在情欲上的，而是出于对于这个无依无靠的美丽姑娘的真正怜悯和同情。他好像一个慈父对待自己的女儿。而瓦尔瓦拉呢？她对杰武什金也怀着一片真诚的爱，她把杰武什金看作唯一的亲人。他们之间是一对“忘年之交”，一对异性好朋友。正像杰武什金多方关心她一样，瓦尔瓦拉也密切地关心杰武什金的一切。她要他振作起来，不要自暴自弃。她甚至不顾邻里之间的流言蜚语，要杰武什金到她那里去：“您到我这儿来吧，您在我们这里会快活的。我们可以一块儿读书，一块儿回忆往事……”她对杰武什金是无话不谈的，读者可以看到，她在书信里曾经把她与一个穷大学生初恋时的全部过程都告诉杰武什金。她也经常把做活计挣来的几十个戈比接济杰武什金，让他去买最最必需的物品——他们俩就是这样相濡以沫、相濡以沫地互相爱着。但是俄国沙皇社会的黑暗环境的压迫实在太重了，瓦尔瓦拉顶不住贫困生活的折磨，终于被一个叫贝科夫的商人所诱惑，离开了杰武

什金，成了贝科夫的老婆。开头杰武什金对这个变化的反应还是糊里糊涂的，不觉得这是一场灾难；甚至他还给瓦尔瓦拉买办结婚需用的东西。直到后来，才如大梦初醒，绝望地叫喊：“亲人儿，我的心肝！我就为您一个人才活在世上！……我的亲人儿，您可不能走，无论如何不能走！……为什么他不在莫斯科娶个商人的女儿？……商人的女儿跟他很相配……可是我要把你留在这儿……那个贝科夫算得了什么？”可是已经迟了，太迟了！——小说就写到这里为止，杰武什金为瓦尔瓦拉的前途而担心并不是无的放矢。瓦尔瓦拉自己也承认，贝科夫把她骗过去以后，就管头管脚，不准她“走出家门一步”，她不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应该说，杰武什金对待瓦尔瓦拉的感情是无私的。他最后对瓦尔瓦拉绝望的叫喊，这是善良正直的父辈当看到自己的子女被丑恶的社会所吞没时出于肺腑的感情迸发。其实杰武什金不仅是一个现实世界中有血有肉的人物，同时也是作家本人的化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似乎也是借杰武什金之口抒发他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们的关怀和忧虑。所以这部小说是远远超出爱情小说的范围的。

就《穷人》的悲剧意义来说，《白夜》这个中篇要比前者乐观多了。这是一个具有浓厚抒情气息的中篇。《白夜》的主人公“幻想家”是彼得堡的穷知识分子，他由于看不惯周围人们的庸俗无聊，尔虞我诈，唯利是图，六亲不认，因而宁愿把自己孤独起来，不与人接触，宁愿编织种种幻想，宁愿晚上在彼得堡的街道上信步乱走，宁愿同街道两旁没有生命的房屋对话。

但是他极富同情心，看到一个年轻姑娘倚着沿河的栏杆在暗暗抽泣，他不能无动于衷。他的真诚，他的见义勇为赢得了少女的信任。少女终于把她如何爱上一个年轻房客，后来这个房客如何为了要到莫斯科去而向她的奶奶提出退租，她听了这消息，又如何非常激动，竟然把衣服打点了一个包裹闯到房客那里去，要求带她同走；而这个房客又如何深受感动，跟她相约，一年后他回到彼得堡，一定再来找她，到那时再决定婚嫁等等一一告诉他。姑娘的深情深深打动了幻想家的心灵，他接连四个晚上陪伴姑娘在河边等着房客。等到那个房客真正出现，姑娘向他急急奔去以后，他就压下他刚刚升起的爱慕娜斯简卡的念头，愿为他们祝福。

顺便说说，娜斯简卡与房客的相爱，在某些情节上同《穷人》中的瓦尔瓦拉爱上那个穷大学生、邻居波克罗夫斯基有点相似。瓦尔瓦拉有一回曾经偷偷地走进大学生的屋子，她要翻书看，放书的搁板有一头掉下来了，书哗啦啦地散落一地。由《白夜》改编的电影，就插进这样的场面。当然，《白夜》中是欢乐的结局，而在《穷人》中则是悲剧的结局：最后大学生死于肺病。

《白夜》的篇幅并不大，但它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论是写景，还是写人物的性格，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作者笔下的娜斯简卡写得多么天真、朴实、纯洁，多么活龙活现。她的失明的奶奶为了防她受坏小子的引诱，用别针把她的衣服同自己的钩连在一起。新房客走进他们家的房间，奶奶要娜斯简卡去为他拿东西，娜斯简卡忘记解开别针，猛地一冲，当着大学生的面出了洋相，她顿时羞得满脸通红，失声哭

起来。看到这种描写，相信读者是会露出会心的微笑的。

《赌徒》在内容上比前两篇小说要复杂一点。小说《赌徒》的全稿是在一八六六年十月四日到二十九日之间，由速记员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逐字逐句的口授写成的。这部小说的背景不是俄国，而是西欧国家。小说的写成，虽然前后连一个月也没满，但是却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它绝对不是什么敷衍塞责的作品。这部小说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是极有深度或功力的。尤其是，在俄国文学中，除了果戈理写过赌徒一类的小说之外，就描写轮盘赌这个题材来说，这部小说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小说中所有登场人物：家庭教师、将军、波丽娜、波丽娜的老祖母，还有要与将军结婚的法国小姐、法国人德格里嵩之流，都是性格脾气各不相同，并非千人一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一八六三年秋就提到过关于如何酝酿《赌徒》的问题。他说：“小说的题材是下面这样的：一个在国外的俄国人典型。请注意：在国外的俄国人这是夏天时候杂志界一个大问题。这一切都在我的小说中反映出来。特别是要反映我们的内部生活的当前的一刻（当然，尽可能如此）。我挑选的是直接的原型，这种人是比较开通的，但是在各个方面还不都很彻底，已经失去信仰，但还不敢不信仰，要反对权威，但又害怕他们……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如果把他描写出来，这是值得一读的。主要的问题是：他的全部生命的精华、力量、激情、勇敢都耗费在轮盘赌之上。他是一个赌徒。而且是一个不寻常的赌徒……”

这部小说以参加轮盘赌为轴心，描写了俄国地主贵族两

代人在农奴解放后在国外的活动和精神状态。农奴解放使他们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其中一部分闯到了外国。他们虽然身居异国，但对外国物质生产的新格局他们一点都不感到兴趣，还是过着一种无所事事的寄生生活。小说中的那个将军，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是一个十足的窝囊废，他只依靠祖宗的财产过日子。在侨居外国的时候，一心想跟一个来历不明的法国女人结婚，但是他挥霍成性，手头没钱。一听到在俄国的老太太生了重病，就喜不自胜。他希望老太太死后，能全部继承她的遗产。小说一开头就描写他盼望早日得到老太太去世的急电。可是左等右等，电报总是不来。那个老太太不但没有死，而且悄悄坐火车来到将军居住的城市，住进同一旅馆。接着，老太太坐着轮椅进入轮盘赌的场所，宁愿把钱在赌台上输个精光，也不给将军留下什么钱。将军的如意算盘落了空，那个法国小姐也立刻变了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情节里把地主老太太的任性跋扈，将军的惊惶失措，法国人德格里葛的一副帮闲嘴脸，真是写得淋漓尽致、活龙活现。

将军的家庭教师，也就是本书的主要人物，同时又是全部故事的叙述者——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这是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他的一套不同于将军一类人的人生哲学，他瞧不起将军的昏庸糊涂，他讥笑将军的帮闲法国人德格里葛，认为这类人“需要献殷勤的时候笑容可掬，不需要献殷勤的时候马上面孔铁板”。但是正如前文所引作者自己的分析，这种人一方面否定旧的生活秩序，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完全脱离这种旧生活；而且他也不知道如何来改变他的处境，走上新生活的道路。但是他年轻，精力充沛，总得让这种精

力能够有地方发挥。当时他热恋着将军的继女波丽娜，甚至愿为她赴汤蹈火，但波丽娜对他的态度一直扑朔迷离、暧昧不明。因此，这是一场使他的灵魂大为不安的苦恋。阿列克谢在国外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参加轮盘赌。他先是陪着将军的婶婶即那位老太太上赌场。等到老太太输光返回俄国，他自己也投入到轮盘赌的漩涡里去，为的是解脱波丽娜的困难，同时博得她的欢心。但是因为他出场就赢了大笔大笔的钱，使他对赌钱产生了甚至比爱情更大的迷恋。本来，波丽娜为了德格里蕩退还她五万法郎来作为他们间感情的补偿而大感侮辱，故而准备投入阿列克谢的怀抱，可是等到阿列克谢赢了大笔的钱回来，反而使波丽娜的满腔热情顿时冷下来。阿列克谢就是这样毫无益处地消耗自己的精力。这正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可悲的过渡性人物。

由于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波丽娜的行动与说话都是经过阿列克谢转述的。但就是在这种转述里，我们依然可以了解她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女孩子；尽管她是一个无权无勇、寄人篱下的“继女”，但她却鄙弃金钱。当阿列克谢在幽会的第二天数好二万五千弗罗林交给波丽娜时，波丽娜问他：“这笔钱现在是我的了？”阿列克谢回答她：“永远是你的了。”“那么这就是你的五万法郎！”波丽娜说着，抡起胳膊把五万法郎都向阿列克谢扔去。这一扔充分说明了她的烈火似的性格。在作者的眼里，她站的道德境界要比阿列克谢高。

《赌徒》并不是一部完全虚构之作，其中有一些经历和思想也带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在一八六二、一八六三、一八六五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西欧旅行时，每次都热中于参加轮

盘赌；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同波丽娜的关系在许多地方再现着作者对阿波林娜利娅·普罗科斐耶夫娜·苏斯洛娃的爱情。

总之，《赌徒》也是一部有深刻现实基础的杰出作品。

包文第

一九九一年四月